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

郑朝宗

护花小集



郑朝宗

护花小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护花小集

郑朝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4.3333印张 2插页 66千字

1983年3月第1版

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660

书号：10173·377 定价：0.46元

戊午春末偶作

轻才难与说名家，
力学终嗟生有涯。
却喜前人弘道语，
飞红坠地护春花。

目

录

说风度	• 1 •
阴影	• 5 •
为苍蝇画像	• 9 •
因“乌台诗案”而想起的	• 13 •
杂文二题	• 18 •
一事能狂便少年	• 26 •
乡愁	• 30 •
黄山的启示	• 33 •
我爱厦门	• 39 •
重过清华园	• 48 •
汀州杂忆	• 53 •
京华三日记	• 61 •

渤海湾看日出	• 70 •
春节杂忆	• 73 •
记林纾	• 81 •
记萨本栋先生	• 87 •
记一个杰出的语文教师	• 92 •
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	
开山祖	• 97 •
读《阿金》	• 103 •
形象思维十例	• 111 •
爱情与文学	• 135 •
后记	• 149 •

说 风 度

讲究风度是文明的表现，我国自古就以文明著称，所以论述风度之书我们出得比谁都早。欧洲直到十六世纪才有一本叫作《侍臣典范》的书（作者巴大萨·卡斯蒂里奥纳伯爵，意大利人），专门描写上流社会高雅的姿态，而我们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产生了《礼记》。《礼记》开宗明义章便大谈具体的礼仪。若要看实际的情况，可参阅《论语》中的《乡党》。这是绝妙的孔氏风度学，一点不遗漏地把孔子在各种场合的言谈举止、服饰衣著以及饮食起居的礼节记录下来，用今天的眼光看，未免觉得可笑，但在当时却是令人羡慕和敬仰的。

从孔子时代到鸦片战争以前，总的说来，我国人一直是懂礼貌、讲风度的。这给外来人以深刻的印象，他们总是称赞我们举止文雅，吐属大方，不愧为上国的士民。我国人讲究风度也可从戏曲里看出，舞台上每一个重要角色出场，不管男的女的、文的武的，总要先整肃仪容，正一正衣冠，抖一抖袖子，捋一捋胡子。即使是普通老百姓，行动也不粗野，也懂得揖让进退的礼节，只有暴徒和蠢汉才乱说乱动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我国人受尽外族欺凌，几经折磨，民族自尊心渐渐丧失，于是连往日深自宝爱的威仪和态度也顾不上了，浑身佻气，满口秽语，竟成为国民性的一部分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失去已久的民族自尊心好不容易得到恢复。解放初几年，好的礼貌又回到我国人身上，街头巷尾不闻争吵之声，学舍市寮惟见祥和之气，真是一片升平景象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十年史无前例的动乱把这统统毁灭了！如今乌云虽已散去，而流毒却仍存在，生活中还有不少令人摇头叹气的怪现象。所以，大力提倡文明礼貌，提倡优美的风度，确是刻不容缓

的当务之急。

但是，风度也有两种，一种是表面的，另一种是发自内心的，我们赞成后者。

表面的风度恰似优孟衣冠，虽也能迷人于一时，但毕竟是装出来的，经不起仔细的考察。外国的贵族子弟，自幼受过严格的训练（所谓“好教养”），说起话来，轻声细语，十分周到，一切举动仿佛配了音乐似的，异常和谐，脸上的表情足够使你引为知己，全体看来，堪称“温雅”的化身。然而细心的人却可从他的眉宇间，从他的谈吐里，觉察出一股透骨的冷意，那其实是骄矜极了。我国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另有想法，他们借摆弄风度来遮掩心中的恐惧和空虚。关于这，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有详细的记载。宋朝的理学家也是爱讲风度的，他们的致命弱点是虚伪，分明是性情褊急的人，却偏要装作雍容大度的样子，结果难免时时露出马脚来。朱熹和陆九渊的一场争吵，正是好例子。装出来的风度，如果夸张太甚，便会变成滑稽。

从内心映发出来的风度是真正的风度，所以风度之美主要是由心灵之美来决定的。《孟

子·尽心章》说：“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，其生色也晬然，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”撇开“仁义礼智”不谈，这段话说出了一个真理：人的外在的优美姿态是人的内在的德性焕发出来的花朵。有什么样的心灵便有什么样的风度，而心灵之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所以人的风度有时好有时坏。即使是很有威仪的人，偶尔也会“失态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理失去了平衡，或是由于不应有的急躁，或是由于一时的轻佻。“公道世间惟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。”倘把“白发”改为“丑态”，“头上”改为“脸上”，也同样是一条真理。反过来说，好的风度也并不一味出在地位高、功勋大、学养深的人们身上，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、工人、农民甚至村姑，也能给你以色相庄严的感觉。世间最优美的风度，无疑是来自最纯洁的心灵。“石韞玉而山晖，水怀珠而川媚。”有德方能有容，这是值得一切注意外形之美的人牢牢记取的。

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

阴 影

一个夏天的清晨，我从宾馆广场望着福州西湖的一角，立即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了。

正前方几百米处是一座拱桥，下面有三口大小不同的桥洞，水里的倒影恰好弥补了不足的部分，使桥洞变成正圆。

桥的那边湖波在轻轻流动着，薄薄的烟霭笼罩了娇小玲珑的湖心亭。再往远处看，就是一列不高而却秀丽的山峰。记得小时曾听人说，在西湖附近山上看到一副对联：“不知东越归何传，为爱西湖买此山。”联语够潇洒的，但不知所谓“此山”是否即指眼前这一列？

桥的右边有几座凌乱的房屋，似乎属于工

厂所有，树木也不多，看来比较平淡。其左边却是西湖主体的一部分，黑黝黝的一片树林，中间矗立着几座楼馆；滨湖有小榭，练嗓子的，打太极拳的，正在那里纵情歌舞。

这些也许是习闻惯见的，无足惊异。可惊的是在水上，那高高矮矮的树木全都把影子投到湖里去，使湖面出现两种不同的颜色，而且影子参差不齐，饶有趣味，吸引我的正是这个景色。

然而，世间好物不坚牢，一眨眼的工夫红日上升了，湖面上一片阳光，什么影子都不见了，包括桥下的那些。这时，西湖还是原来的西湖，但仿佛褪了色彩的丝绸不象刚才那么迷人了。

我不懂美术，但我想光和影在美术上应该处于同等的地位。如果有谁对出现在一幅图画上的阴影表示恐怖或厌恶，人们必定认为这是不正常的。事实上，这样的人大概不会有吧。

文学不同于美术，文学中的“光”与“影”也和上面所说的光与影不同，这也无须细说。但我想既然生活中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，那么这两者在文学作品中应该可以并存，只许有

一，不许有二，道理上是说不通的。

然而，眼前确有一些人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“阴暗面”十分反感。我相信他们是从关心世道人心出发而采取这种态度的，用意未可厚非，只是所见不广。

凡事都不可从表面上看，光明与黑暗亦如此。“四人帮”是最提倡写“光明面”的，他们不顾实际情形，硬说当时的社会情况是“莺歌燕舞”，一片升平景象，结果如何？可见弄虚作假，强颜欢笑，是徒劳无益的。这样地写“光明面”，不如不写。但是，当时也并非没有光明，“天安门事件”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大光明事件，尽管有人把它看作极端黑暗的“反革命”事件。写了“天安门事件”，无疑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最大光明面。

对阴暗面也应该这样看。《红楼梦》中最阴暗的一个场面是林黛玉之死，读了令人酸鼻，令人凄凉欲绝。记得小时读《红楼梦》到了“柔魂一缕随风散，愁绪三更入梦遥”的时节，我的幼小灵魂仿佛跟着林姑娘的鬼魂脱离人世，并且为之郁郁不乐者数日。这影响可说是消极的，但我从此和封建压迫结下了毕生不

解的冤仇。通过对社会阴暗面的深刻描写，使读者痛恨生活中不合理的东西，这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

不论写光明或黑暗，最要紧的是要能给人以美的感受。真、善、美三个标准，美是核心。不美不成其为文艺，同时对真与善也有妨害。目前令人担心的不是作品中阴暗面过多，而是有些青年作者把生活中不算庸俗的东西描摹得庸俗不堪，而把真正丑恶的事情却述说得有声有色：两者都使人感到恶心。因此，大力提倡美育，在青年中培养美的趣味，这确实是现阶段的当务之急。

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一日

为苍蝇画像

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之中，性格最突出的恐怕要推苍蝇。它个子很小而能量却无穷，大之可使全家甚至全村的人死在它所散布的病菌底下，小之也能使你为了防御它的侵袭而一夏天无法安心工作。它既凶狠又顽皮，既放肆又机警，所有英雄豪杰都对它束手无策。而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，是它那狂妄自大的态度。它目空一切，把所有功劳全归给自己，就象伊索所描写的，它坐在战车轮轴上吹嘘：“瞧，我掀起多大的灰尘！”

因为苍蝇有这许多恶劣的习性，所以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几乎没一个对它有好的印象，没有一个不尖锐地嘲笑它。意大利诗人但丁拿它冻

僵的形象来比拟地狱冰窖中卖国贼鬼魂的狼狈相。英国文豪约翰生讽刺说：“一只苍蝇也许能叮一头骏马而使其畏缩，然而前者毕竟只是虫，而后者却仍是马。”鲁迅在《战士和苍蝇》一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：“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，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。”

为苍蝇画像的诗文不少，据我所见，最全面而又精采的，是约翰·拉斯金的一篇小文。我曾把它译为五言古体诗如下：

物之自由者，惟蝇为典型，匪特自由已，
要亦勇且英。世间反侧子，持说颇峥嵘，
当其恣睢处，翻为蝇所倾。蝇既不好礼，
遂亦无重轻，帝王与伦父，一一遭侵陵。
方其鼓翅起，上下肆飞腾，俄而集几案，
逼视目瞠瞠。作止虽异趣，神态固难更，
睥睨空一世，特立欲无朋。观其沾沾意，
不语而自明，俨如造物者，辛苦为此蝇！
有时困侵扰，举手欲敲撈，人蝇倘易地，
此事亦足惊。何殊原野上，红泥十丈横，
忽然拔地起，下击如雷霆？人意徒扰扰，
蝇意自惺惺：寄身天地间，常为患所乘。
但当知趋避，何用日兢兢？脱然出尔手，

悠然落尔肱。

不臣亦不惧，威武本天成，忠言终逆耳，
箴谏讵尔聆？平生无所事，性不受拘绳。
蚯蚓钻地穴，蜜蜂采芳馨，蜘蛛勤结网，
蚂蚁苦经营：四者为形役，可怜太瘦生！
蝇独无挂碍，逍遥天宇宏，或翔于空际，
或集于房楹，徘徊恣玩赏，飞扬弄风情。
察其轻巧性，毋乃佻之精？世人苦不饱，
蝇食常充盈，屠户院中肉，饼师窗上饧，
路旁遗矢秽，马背流血腥。偶然触之起，
震耳作怒鸣，试问世间物，栩栩孰如蝇？

把苍蝇的面目、举止、思想、感情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，真可算得一大奇作。拉斯金不愧为杰出的艺术大师，他寓贬于褒，只从反面或侧面对苍蝇作皮里阳秋的鉴定，而不破口大骂。我想聪明的苍蝇先生看了，虽深知其真实含意，却也不能不感激他那温柔敦厚的文风，多少为自己留点面子。

以卫道自命的唐朝诗人韩愈则不然，他也有一篇谴责苍蝇（和蚊子）的作品，却是火气十足，不给对方一点回旋的余地。诗云：

朝蝇不须驱，暮蚊不可抑，蝇蚊满八区，